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九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蔡枝華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九十九

明　楊士奇等　撰

災祥

宋仁宗天聖五年右司諫劉隨上奏曰臣聞天地定位陰陽運行二氣至和萬物資始且上天不言不能自治遂生聖人以治之聖人至尊不能獨治遂求賢明以佐之尚聖人推誠以御下賢臣盡忠以事上刑罰當其罪

爵賞合其宜賦役均平暴横不作天地之間無一夫不獲無一物失所則至和之氣為豐年為祥瑞為安寧為壽考其或刑不當罪賞不當功勞役不時賦斂繁重君子在下而未見進用小人在位而未聞屏黜侵壞綱紀怨讟並興有一於兹足傷和氣氣或繆戾則為凶年為水旱為災沴為疾疫自古常然甚猶影響今則兩宫明

聖信任大臣一日萬幾宵衣旰食刑必審謹恩無偏私

誠宜歲必豐穰物無疵癘而乃去年大水包山襄陵墊

溺居民傷害禾稼今年經夏時雨甚愆旱苗欲乾晩田
未種兼聞磁州大水損壊城池仍知河北數州蟲蝗作
孽繆戾若此必有其由竊慮執政大臣措置失所遷除
之際或畀至公聽受之間或容獻佞或崇不急之務或
縱詭隨之情循默自安彌縫或奕又慮凡關百執官守
因循事有依違或公行請託侵剥及於苛細喜怒由於
愛憎刑獄之中不無寃枉賦役之内豈盡公平或慮諸
路使車州郡守長縱侵漁之吏刻剥下民聽役猾之胥

飜覆事實或文移折變有所不均或配率科須不從出
產以容姦爲大體以受欺爲吉人贓濫之徒善承迎而
無失清廉之士踈取奉以致嫌則有互掩瑕疵指爲和
睦巧詞詭詐目爲能官詢求若訪於吏人善惡遂非於
審實是以紀綱失序寃訴不伸如此之徒十常五六積
其湮欝有傷至和水旱蟲螟殆因此作臣賦性愚昧備
位諫官參校古書比方時事上塵聽覽伏竊兢惶伏乞
將臣此言宣示兩地究其事類何各改更拾遺補闕臣

之職業

六年隨又論星變疏曰臣聞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上自帝王降及輔相宰制萬物感應天文是以政教紊於下則躔次變於上自古聖帝明王兢兢業業不敢私縱者畏天命也若政有失而不改天垂戒而不懼者危亡之道也近者天象變異驚駭群情避殿曲赦深叶古典臣雖不知星緯之術備覽史策之文譴見於天警誡人主伏自兩宮臨御于兹七年體貌大臣延納直亮觸鱗犯

諱者未嘗加罪巧言令色者必察其非恭儉仁慈動遵典禮故得上下無壅華夷乂安闕政無聞咎將安在臣晝夜思慮疑者二焉切慮邪佞小人急圖富貴顧其資望未得陞遷致有潛結姦雄容為表裏謀傾陷於端士期進用於明時不思撓敗國家且務致身榮達稍萌凶慝亦動星辰前史稱太白食昴白虹貫日者皆古人精思密謀之驗也惟望聖慈深加審察邪謀不入災異自消無慮三聖在天百孫繁衍定王之外封冊未行雖於

庶寮之間班在附馬之下北使每至無以威示遠方聖祖貽謀實欲本支茂盛因循歲久未舉典章百官固有嗟嘆三聖豈無動念伏望聖慈於皇族中選其賢明依唐朝故事封嗣王郡王三五人以應祖宗之意用固盤石之基其次選用大臣必從公議古者詢於卿士謀及庶民審重之至也至於才高位下公議所歸或因例合遷久未陞奬者亦乞申命兩府次第舉行昔者宋景善言祆星乃退商湯自責化爲豐年而況太后聖明皇帝

慈儉上天變異不足憂虞臣職在諫垣殊無器識敢陳狂瞽不避靈誅

貼黄臣伏見唐堯至聖有四凶在朝大舜繼明方乃誅逐是知小人君子自古並生君子多則小人衰而天下治小人多則君子衰而天下危自古離亂甚多太平甚少其故何也蓋佞言似忠謀身巧計是以小人多獲進用直言正色邪佞憎嫌是以君子多遇讒謗此乃邪正各異故相憎也失於防察

禁制漸難故書曰爲君難爲臣不易也今兩宮明
聖君子道行小人之心皆不遂志多方求進或受
貨財保證姦邪上惑天聽伏乞聖慈特加防察
七年王清昭應宮災太廟齋郎蘇舜欽上疏曰臣聞烈
士不避鈇鉞而進諫明君不諱過失而納忠是以懷策
者必吐上前蓄寃者無至腹誹則上下之情不鬱教令
之出悅隨然言之之難不如容之之難容之之難不如
行之之難有能言之則必容之容之則必行之如此則

欲治之主三代之迹也願陛下留意焉臣伏覩今歲自春徂夏霖雨陰晦未甞少止農田被菑者幾於十九民情嗷騷如昏墊焉臣以謂近位之失人政令之多過賞罰弗公之所速也天之降災欲悟陛下陛下反謂刑獄濫寃之致故肆赦天下以救之殊不念如此則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抵罪其爲濫寃則又加甚古者決斷滯訟以平水旱不用赦也故赦下之後陰霾及今前志曰積寃生陰積陰生陽陽生則火災見焉乘夏之氣發洩

於玉清宮震雨雜下烈焰四起樓觀萬疊數刻而盡誠非慢於御備乃上天之深戒也陛下當降服减膳避正寢責躬罪已下哀痛之詔罷非業之作拯失職之民在輔弼無裨國體者去之居左右竊弄威權者去之精心念政刑之失虛懐收芻蕘之言庶幾變災以答天意辰浹之間不聞有此告諭竊知陛下將計工役再謀興修都下之人聞者駭惑往往聚首横議咸謂非宜皆曰章聖皇帝勤儉十餘年天下富庶帑府流衍無所貯藏乃

作斯宫及其畢功而海内爲之虚竭陛下即位未及十年數歲連遭水澇雖征賦咸入而百姓頗甚困乏若大興土木之功則費用不知紀極財貨耗于内征役勞于下内耗下勞何以濟矣况天災之巳爲之是欲競天無省己之意逆天不祥安巳難任欲祈厚貺其可得乎豈天譴告而陛下弗寤邪豈知而固爲之邪豈再造祈天之祐邪臣不得反覆而量也今爲陛下計者莫若采吉士去佞人姑務修德以勤至治使百姓足給而寛其征

稅則可以謝天意而安民情矣夫賢君見變能修道以除凶亂君無象天不譴告今幸得天見之變是陛下修道之日豈宜忽哉昔漢宣帝三年茂陵白鶴館災下詔曰迺者火災降於孝武園館朕戰栗恐懼不燭變異罪在朕躬群有司又不肯極言朕過以至于斯將何寤焉夫茂陵不及上都也鶴館不大此宮也彼尚降詔四方以求已過是知古帝王急治如此夫火不炎上之罰正爲是焉臣謹按前漢五行志云賢佞分别官人有叙帥

由舊章禮重功勲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信道不篤或耀虛偽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燔宗廟燒宮室雖興師而不能救故魯成公三年新宮災劉向謂成公信三桓子孫之讒逐父臣之應襄公九年春宋災劉向謂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奔魯之應也今宮災豈得亦有是乎願陛下共默而內省之省而既知之願陛下悔過而追革之罷再造之勞役行古先之典法非惟大光基構亦天下之幸甚也臣愚

妄之言不足益國體之萬一陛下茍容而行之三代兩
漢之風指顧而可致也
景祐五年河東地震舜欽詣匭上䟽曰臣昨初到京師
聞河東地大震裂涌水壞屋廬城堞殺民畜幾十萬歷
旬不止臣始聞惶駭疑惑竊思自編策所紀前代衰微
喪亂之世亦未嘗有此大變方今四聖接統内外平寧
隣敵交歡兵革偃息固與夫衰微喪亂之際頗異是何
災變之作反過之耶且妖祥之興神實尸之各以類告

未嘗妄也臣以謂必無是事是亦傳言之濫耳歷問一二朝士皆曰有之因退思念天人之應古今之鑒大可恐懼凡朝廷政教昏迷下受其弊積陰鬱不和之氣上動於天天於是爲下變異以警戒之使君人者回心省脩翻然向道則民安而災息是故古之王者逢天地之變則必避正寢徹樂省饌詢訪正議考求失德而更去之蓋以上帝聰明所作必驗苟弗知懼則非常之孽隨之今此異既告豈徒然哉則王者豈常安於逸豫信任

近狎而不省政事乎廟堂之上執事者豈有非賢才或
專威福而侵君者乎其所施設之政豈有不便於民者
乎深宮之中豈有陰教不謹或以媚道濫進者乎西北
二邊豈有竊萌背盟棄信之心者乎念自從遠方來不
知近事心雖疑而口不敢道宮禁邊防之事固未可知
朝廷已然之失則聽輿論而有聞焉又訪朝廷知此大
異殊不脩補闕政以厭天戒而安民心默然不恠如平
常無事時諫官御史亦不聞進牘白見鋪陳災害之端

以開上心然民情洶洶聚首横議咸有憂悸之色豈時與古不同今朝不宜倣古以為事耶又念有天下者未有監古而亂棄古而治也豈上位者務在鎮静不須與民同憂耶則又民為邦本未有本揺而枝葉不動者豈民愚暗不當憂而憂耶則地之震天之所為也民雖愚天豈愚哉反復思之不覺驚怛流汗自以世受君禄身蒞國命涵濡恵澤以長此軀便欲盡吐肝膽以拜封奏又昨見范仲淹以剛直忤姦臣果罹中傷言不用而身

竊謂甚可悲也是時降詔天下不許越職言事臣今苟務激切不避權右必恐橫遭傷害無補於時因自悲嗟不知所措既而孟春之初雷電暴作臣以謂國家之失衆臣無有爲陛下言者唯天丁寧以告陛下也陛下極聖至明其肯忽之果能霈發明詔許臣寮皆得獻言臣初聞之踴躍欣抃又謂雖有災異陛下能講求嘉言革去時弊故可變化而召善祥也旬餘日來聞頗有言事者其間豈無切中時病而絶不聞朝廷從而行之是亦

示虛言而不根實效也臣聞唯誠可以應上天唯實可以安下民今應天不以誠安民不以實徒布空文增人太息耳將何以謝神靈而救弊亂也豈大臣蒙塞天聽不爲陛下行之豈言事者迂闊無所取不足行也此則未可知今臣竊見綱紀隳敗政化闕失其事甚衆不可槩舉謹條大者二事請匭以聞伏望陛下少賜觀覽苟有所采乞斷自睿意即時行焉言或狂瞽乞付臣斧鑕以非所宜言罪之一曰正心夫治國如治家治家者先

脩於已脩已者先正於心心正則神明集而萬務理也今則民間喧傳陛下數年已來多引俳優賤人於深宮之中燕樂無節賜予過度燕樂無節則志荒蕩賜予過度則心侈泰志荒蕩則政事不親心侈泰則用度不足臣竊觀國史見祖宗逐日視朝旰昃方罷猶坐於後苑門上有白事者立得召對委曲詢訪少善必納真宗末年不豫始間日視事今陛下春秋鼎盛實宵衣旰食求治之秋而乃隔日御殿此政事不親之効也今又府庫

匱竭民鮮蓋藏誅斂科率殆無虛日三司計度經費二十倍於祖宗時此用度不足明矣政事不親而用度不足斯大可憂也伏望陛下脩己以御人洗心而鑒物勤於聽斷舍其燕安放棄優諧近習之纎人親近剛明鯁正之良士因此災變以思永圖効祖宗之勤勞惜社稷之廣大則天下之幸甚也二曰擇賢夫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使然盈庭之士不須盡擇在擇一二輔臣及御史諫官而已今陛下用人似不慎擇昨王隨自吏部

侍郎轉門下侍郎平章事超越十資復爲上相此乃非常之恩必待非常之才而王隨虛庸邪諂非輔相之器降麻之後物論沸騰故疾纒其身災仍於國此亦天意愛惜我朝陛下必鑒之又石中立頃在朝行以詼諧自任士人或有宴集必置席間聽其言語以資笑噱今處之近輔不聞嘉謀物望甚輕人情所忽使災害屢降而朝廷不尊蓋近臣多非才者陛下左右尚如此天下官吏可知也實恐匈奴輕笑中國伏望即時罷免别建賢

才臣又竊見方今以張觀爲御史中丞高若訥爲司諫此二人者皆登髙第本望以詞華進用素復温和軟懦無剛鯁敢言之才斯皆執政引拔建置欲其慎默不敢舉揚其私時有所言必暗相關說旁人窺之甚可笑也故御史諫官之任臣欲陛下親擇之不令出執政門下臺諫官既得其人則近臣不敢爲過乃馭下之策也臣以謂陛下身既勤儉輔弼臺諫又皆得人則天下何憂不治而災異何由而生伏望陛下少留意焉非有難也

臣不勝區區之至

時玉清昭應宫災繫守衛者御史獄御史中丞王曙恐

朝廷議修復上言昔魯桓僖宫災孔子以爲桓僖親盡

當毁者也遼東髙廟及髙園便殿災董仲舒以爲髙廟

不當居陵旁故災魏崇華殿災髙堂隆以臺榭宫室爲

戒宜罷之勿治文帝不聽明年復災今所建宫非應經

義災變之來若有警者願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

仁宗感悟遂減守衛者罪已而詔以不復繕脩諭天下

滕宗諒遷殿中丞會禁中火詔劾火所從起宗諒上疏諫曰伏見掖庭遺燼延爇宮闈雖沿人事實繫天時詔書亟下引咎滌瑕中外莫不感動然而詔獄未釋鞫訊尚嚴恐違上天垂戒之意累兩宮好生之德且婦人柔弱箠楚之下何求不可萬一懷冤足累和氣祥符中宮掖火先帝嘗索其類寘之法矣若防患以刑而止豈復有今日之虞哉況變警之來近在禁掖誠願修政以禳之思患以防之凡逮繫者特從原免庶災變可銷而福

祥來格也疏奏仁宗為罷詔獄

知諫院包拯戒興作疏曰臣伏見十一月初二日夜上清宮火謹按春秋傳例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漢書五行志曰人火天火同為災異皆以朝廷政令參驗得失而勸戒焉說者曰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則火得其性若信道不篤或燿虛僞則火失其性自上而降濫焰妄起是為火不炎上今上清宮者乃祖宗修建以崇無為之德今火燔之者豈焚修之人不務精潔以副陛下嚴奉

之旨乎不然其天意垂誡於陛下乎固宜勵精治道謹修人事以荅天變可也風聞道路云陛下存留道衆似有繕脩之意未辨虛實咸懷危懼況天下多事調發旁午帑藏未實邊鄙未寧豈可先不急之務重無名之率哉且宮觀之興自於唐室非古制也若謂先聖真容理當欽奉則景靈宮會靈觀殿宇宏壯可以奉安願陛下推仁慈之德念疲敝之俗且務安之之理豈忍重困之也然外議紛紜頗甚惑衆欲乞特降詔告諭以安衆心

拯又論日食疏曰臣伏見四月旦日當薄蝕陛下特降

德音親決庶獄飭身修政以應天變此誠古之聖后明

辟克謹天戒之至意也臣聞漢書云夫至尊莫大乎天

天之變莫大乎日蝕葢日者陽之精人君之象也君道

虧爲陰所乘故蝕日者德也月者刑也故聖王日蝕修

德月蝕修刑詩云彼月而蝕則惟其常此日而蝕于何

不臧說者云月蝕非常比之日蝕固常也日蝕則不臧

矣然正陽之月法尤忌之由是有伐鼓用幣之事故人

君或遭玆變必避殿徹膳克已責躬明君臣正上下延
納衆議以輔不逮如是之至也今正陽之月晦然日蝕
而又亢陽益甚火災繼作害孰大焉得非上天有以丁
寧垂誡於陛下耶伏望陛下奮乾剛之至惪畏天地之
大異發號施令審思乎利害賞德罰罪無間於踈昵聽
斷不惑勤儉爲先抑陰尊陽防微杜漸然後日御便殿
博延公卿詢訪直言講求古道勵精爲治以荅天戒如
此則積異消於上厲階絶於下足以導迎善氣馴致太

平惟陛下留神省察

拯又論星變䟽曰臣竊見歲星逆犯房宿近鈎鈐之位于今月餘未順按天官云房四宿爲明堂天子布政之宫亦曰四輔股肱將相位也北二小星曰鈎鈐房之鈐鍵天之管籥主閉鍵天心其房心於辰在卯主豫州宋之分野夫五星者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爲之節度歲主歲事爲其統首好生惡殺安静中度則吉變色亂行則不爲福或有淩犯淹留不去咎在仁德未修誅罰未

當若犯房宿亦責在將相之不稱職者伏況國家盛德在火歲火二曜俱爲福星房心又是宋之分野今歲德失度逆守于房復近鈎鍵之次徘徊未退本意亦謂人君指意欲有所爲而未得其節也乃上天之意所以篤佑聖宋丁寧陛下如是之至夫變異之來各象過失以譴告人主猶嚴父之明戒可不寅畏恐懼乎古之明王必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能應以德則咎息不能應以善則災至要在所以應之應之之速非誠不立非信

不行伏望陛下奮精剛之德挺獨斷之明內推至誠深思天戒以天下至大祖業至重不可謂承平無事而可以佚豫爲治外則邊防之大戎狄可憂內則機務之煩紀律不振況今政失於寬而敝在姑息官弛於苟簡近下詔命澄汰流品而才者未之進不才者未之退蓋有司務在因循憚於甄選爾且方內治亂在陛下所任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中外臣僚其有老懦貪殘苛刻姦佞不當居職者宜以時廢

退益選温良惇厚之士寘之於位令海內昭然知本朝之所貴豈不休哉然後掖庭之中簡去幽曠宦竪之內裁抑重任發號施令在乎必行賞德罰罪在乎不濫振舉綱目杜絶萌漸如此則災異消於上禍難息於下五緯循軌四時和順召天地之協氣致邦家於永寧願陛下力行而已臣本以孤危不知忌諱惟陛下不以位踈言賤留神省察則天下蒙幸
拯又上謹天誡疏曰臣竊見近者太白犯月於箕尾之

分熒惑犯鎮星於虛危之分而又冬雷震發雨木成冰
博詢前聞固不虛發臣謹按歷代五行志曰太白犯月
月犯太白熒惑犯鎮星皆外寇之兆雨木成冰者說者
謂上陽施不下通下隂施不上達故雨木爲之氷氷者
隂之盛木者少陽貴神卿大夫之象亦曰木氷爲木介
介者甲兵之象又曰冬雷者所發之地主兵謂雷以二
月出八月入也今季冬而震雷雨雹者陽不閉藏而發
泄皆失節之異夫月者太隂之長后妃大臣諸侯之象

亦主邊境鎮星所管宋衛陳鄭之分若金火淩犯固不為福況又箕尾屬燕虛危屬齊設或内非其應則北邊之患山東之憂亦須大為之防且頃歲有星孛之異近復有巨嵎之震不可忽也今四方災旱流亡未復雖遣使綏撫貸粟賑給而上下困竭濟卹攸艱此乃天意篤右聖宋丁寧陛下如是之至也書曰歷象日月星辰此言王者當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躔次揆山川變動参人民謡俗以考休咎若見災異則退

而責躬恐懼修德以應之有不可救者則蓄儲備以待之故宗社享無疆之福伏望陛下省災異之來驗休祥之應謹奉上天之戒以揆當時之務外則幅員之廣邊警寇盜之可虞內則機政之繁號令賞罰之未信固宜進擢賢傑振張紀律廣闢衆正之路屏絶群枉之門斥遠姦孅脊重聽納近自宮禁遠及邊陲杜漸防微中外協濟如此則庶幾後患可弭惟聖度裁處

援又論地震疏曰臣近聞登州地震山摧今又鎮陽雄

州五月朔日地震北京貝州諸處蝗蝻疊生皆天地先意示變必不虛發也謹按漢五行志曰地之戒莫重於震動謂地者陰也法當安靜今乃越陰之職專陽之政其異孰甚焉又四裔者中國之陰也今震於陰長之月臣恐四裔有謀中國者且雄州控扼北鄙登州密邇契丹今繼以地震山摧不可不深思而預備之也頃歲并代地震尋以昊賊拒命近者廣南英連等州亦震而蠻寇內侵皆必然已應之兆耳臣近曾上言沿邊將帥尤

在得人乞委執政大臣精選素習邊事之人以爲守將俾訓練卒伍廣爲積聚以大警備之不然懼貽陛下之深憂也況災變之作未有無其應者惟陛下特留聖意拯爲戸部判官時上疏曰臣竊見冬春以來天下旱乾爲虐而陛下避殿徹膳累下詔書勤求直言踈理刑獄寬省民力雖古之聖帝明王責躬罪已無此之甚焉故詔音所至甘澤隨降和氣應於上民心恱於下天意聖德若合符契當上穹眷佑之如是則陛下尤宜勵精求

治以答殊貺臣聞法令者人主之大柄而國家治亂安危之所繫焉不可不慎緣近歲以來賞罰之典或尚因循且人知法令之不足信則賞罰何以沮勸乎昔唐文宗問宰臣李石天下何以易治李石對以朝廷法令行則易治誠哉治道之要無大於此伏望陛下臨決大政信任正人賞者必當其功不可以恩進罰者必當其罪不可以幸免邪佞者雖近必黜忠直者雖遠必收法令既行紀律自正則無不治之國無不化之民在陛下力

行而已亢旱之災天之常數固不足貽陛下深慮惟陛下留神省察

天聖中天下水旱蝗起河決滑州通判常州謝絳上疏曰去年京師大水敗民廬舍河渠暴溢幾冒城郭今年苦旱百姓疫死田穀焦槁秋成絶望此皆天異也按洪範京房易傳皆以爲簡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政令逆時水失其性則壞國邑傷稼穡顚事有知誅罰絶理則大水殺人欲德不用玆謂張厥災荒上下皆蔽玆謂

隅其咎旱天道指類示戒大要如此陛下夙夜勤苦思有以上塞時變固宜策告殃咎變更理化下罪巳之詔脩順時之令宣群言以導壅斥近倖以損陰而聖心優柔重在改作號令所發未聞有以當天心者夫風雨寒暑之於天時爲大信也信不及於物澤不究於下則水旱爲沴近日制命有信宿輙改適行遽止而欲風雨以信其可得乎天下之廣萬機之衆不出房闥豈能盡知而在廷之臣未聞被數刻之召吐片言之善朝夕左右

非恩澤即倖倖上下皆敝其應不虚昔兩漢日食地震
水旱之變則策免三公以示戒懼陛下進用丞郷極一
時之選而政道未茂天時未順豈大臣輔佐不明邪陛
下信任不篤邪必若使之宜推心責成以極其效謂之
不然則更選賢者比來奸邪者易進守道者數窮政出
多門俗喜由徑聖心固欲盡得天下之賢能分職受業
而宰相方考資進吏無敢建白欲德不用之應又可驗
矣今陽驕莫解蟲孽漸熾河水妄行循依違之迹行尋

常之政臣恐不足回靈意塞至戒古者穀不登則虧膳災屢至則降服凶年不塗塈願下詔引咎損太官之膳避路寢之朝許士大夫斥諱上聞譏切時病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斂勿崇私恩更進直道宣德流化以休息天下至誠動乎上大惠浹于下豈有時澤之艱哉仁宗嘉納之

絳又上言蝗亘田野坌入郛郭跳擲官寺井堰皆滿魯三書螟穀梁以爲哀公用田賦虐取於民朝廷斂弛之

法近於廉平以臣愚所聞似吏不甚稱而召其變凡今典城牧民有顓方面之埶才者掠功取名以嚴急爲術或辯僞無實數蒙奬錄愚者期會簿書畏首與尾二者政殊而同歸於弊夫爲國在養民養民在擇吏吏循則民安氣和而災息願先取大州邑數十百詔公卿以下舉任州守者使得自辟屬縣令長務求術略不限資考然後寬以約束許便宜從事朞年條上理狀或徙或留必有功化風迹異乎有司以資而任之者焉漢時詔問

京房災異可息之術房對以考功課吏臣願陛下博訪理官除煩苛之命申敕計臣損聚斂之役勿起大獄勿用躁人務靜安守淵默傳曰大侵之禮百官備而不制言省事也如此而沴氣不弭嘉休不至是靈意譎瀾而聖言罔感歟

景祐四年太安殿柱生芝草台群臣就觀監察御史鞠詠上言曰陛下新即位河決未塞霖雨害稼宜思所以應災變臣願陛下以拔進忠良退斥邪佞爲國寶以訓

勸兵農豐積倉廩爲天瑞草木之怪何足尚哉

右司諫韓琦上奏曰臣近聞西京南京及畿內諸縣遣使疏決刑獄金明池等亦設齋醮此必司歷者陳乖象之變以獻于上使陛下聖懷欽翼勤懇如是雖古先哲王覩之感悟飭身正事無以過也臣去歲中不曉禁忌嘗進狂瞽以謂上穹譴告惟增修德政可以除患而致福若禮神有過即仲禳謝殆非方冊所載消伏災眚之義前奏粗悉不敢煩述今又聞金芝產於化成殿柱傘

詔近列咸覩嘉事臣竊以春秋之法但紀災異至于祥瑞略而不書豈不以君人者聞瑞牒則意安覩災符則心懼意之安則其政怠心之懼則其德修聖人無誠之深其旨斯在臣愚伏望陛下開發聖慮特以天戒為重於政教之闕思所未至隨其變以應之亦猶日食修德月食修刑之理是也至如珍祥奇瑞雖陛下仁聖所感亦望日謹一日以雖休勿休為念則穹昊垂貺咨陛下寅畏之心生靈遂宜沒陛下慈惠之澤自然家給人足

時和年豐永獲上瑞之報豈不盛歟
琦又上奏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
先儒之讜議也故宋景公以熒惑守心不忍移臣庶之
咎子韋稱君有至德之言熒惑必徙三舍此則以實應
天之效也唐明皇以太陽虧蝕悉令赦徒隸之人宋璟
謂可以至誠動天不在德音頻降此則以文應天之弊
也載籍所記前範至詳不敢煩陳粗此槩舉臣伏覩近
者興國寺災延及開先祖殿不踰數刻但有遺燼伏覩

垂象或失經行蓋人事之已形致天災之嗣發其猶影響豈非徒然當是時臣謂陛下宜虛佇以求讜言側身以修庶政有功則賞以絕其徼幸之路有罪則罰以清其姦慝之原旌別賢愚撙節財用抑宴私過度之樂休營造不急之務決獄使之無濫出令斷於必行斯以念祖業之艱難答天意之警悟也而陛下眷三京以肆赦徧走群望以罄祠祝中自禁掖外及觀寺並設齋醮逮越晦朔令北道數郡繼以地震上聞即命使軺就崇法

供刱茲近塞俯接殊邦豈無間諜之人往道祈禳之事徒彰自恐或詶無稽雖陛下欽順皇天之誠可謂至矣其於銷伏災眚之道則猶未焉夫弛刑網以貸頑悖之民損國貨以奉游惰之輩將欲召丕貺感靈心是猶却行以求前揚湯而止沸無益之驗信昭然矣臣苟隱情惜已不能獻忠盡言使陛下常以禮緇黃薦牲幣為脩德除患之本則臣豈不上負陛下懼災思政之意哉謹按五行傳曰火南方揚光輝為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

嚮明而治賢佞分明官人有序率由舊章愛重功勲則火得其性若乃信道不篤或耀虛僞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自上而降乃濫炎妄起焚宗廟燒宫館雖興師衆不能救也此臣前所謂宜辨賢諂明賞罰謹命令戒奢逸者由此而言也曷有流化興政之若是而天不降福者哉且地震者說者以謂天陽也地陰也陽君象陰臣象君宜轉動臣宜安靜乃女謁用事臣下專政之應此乃飭宫壼稟教臣鄰奉法以當斯變又四裔者亦

中國之隂也今震在北或恐上天孜孜譴告俾思邊隅之爲患乎亦望自今而後務在嚴勵守臣密修兵備審擇才謀之帥悉去懦弱之士明軍法以整驕惰之卒豐廪實以增儲峙之具或曰今敵人守盟誓約甚固奉朝廷有禮初無釁隙保不騷動未可生事以疑戎心此寬陛下宵旰之憂可也爲國計則踈矣臣辭意狂鄙不識禁忌儻陛下聽斷之暇一紆睿覽采而行之少助萬分之一則臣退就鈇鑕死無所恨

琦又論星變疏曰臣近者竊聞星變數見輙貢瞽見備言禳謝之理殆將百日不賜妄言之誅是陛下知臣所陳歸於朴忠而非惑上好訕也然臣意有所未盡更思竭愚區區鄙誠萬一開悟臣近日又聞大慶殿及諸處復建道場及分遣中使徧詣名山福地以致精禱臣以謂陛下俯從常禮不得已而爲之是亦違寅亮之深旨也臣竊以天垂袄象地見災異前世之君覩之感悟以爲祈禳之法則必徹樂減膳修德理刑大則至有下詔

以求讜言側身以避正寢是以天意悅穆轉禍爲福臣
願陛下法而行之復恐此後宫中或有宴飲之事欲望
比於常時稍用減節不獨仰奉於天戒斯實上安於聖
躬臣子之心所以昧萬死而獻言者正爲是也且大慶
殿者國之路寢朝之法宫陛下非行大禮被法服則未
嘗臨御臣下非大慶會則不能一至於庭豈容僧道凡
庸之人繼日累月喧雜于上非所謂正法度而尊威神
也昔高宗立皇太子将會命婦於宣政殿博士袁利謙

曰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地望請命婦會于别殿自可備極恩私帝納之即命移于麟德殿臣亦望今後凡有道場設醮之類並於别所安置臣親逢求諫之朝復在可言之職宜推無隱思所爲報願陛下特霽天威一加詳納天下幸甚

琦又論星變地震冬無積雪疏曰臣旬日前竊聞民間傳言星躔示變及京師曾有地震之異亦聞朝廷建置道場臣自忝諫職數因災變陳事意謂陛下粗記臣言

故遷延未敢更獻愚瞽數日來又聞河東忻州地震連
日大壞官私舍宇傷損人命臣慮陛下近歲以來頻有
災異而常事待之且未足多掛聖念但齋醮道場而止
臣是以不敢無言更思云補臣聞以實應天則天必報
以德勝妖則妖自息今上穹頻頻譴見以感陛下蓋欲
觀變而懼增修德政則將轉禍而為福豈其虛發哉若
陛下以為無足可驗不思警悟之理或上天倦而且怒
則默而為禍矣今躔次之變知星者必具言其事至于

地震之理稽于舊史則大臣專政後宮用事陽不足而陰有餘之應也今朝廷凡百行事皆由政府陛下雖知其是非而不加聖斷亦大臣專政之應後宮之事非外臣所知亦望禁其太盛以荅天變臣願陛下每覩災異先詳其理而應之然後省身之所未思而思政之所未至夫崇儉約以訓九族而純德變於天下節宴游以謹萬機而勤政率於天下亦修身之大畧也輔弼得人而庶務協其序賞罰得中而二柄歸於上邊陲廣備而將

帥擇其材亦修政之大畧也陛下若舉其要而行之則上天豈不降福而何災沴乎況陛下首相久病高卧私室備禮上章無堅退之意安祿固位上不分聖憂下不畏人言假令病愈而出則中書之事必更無倫理蓋才短識暗而然也陛下豈不思求才而代之使修正紀綱亦禳謝之一端也又今冬以來尚無積雪旬浹之間將及春序不惟已覺愆旱兼恐人民疾疫欲望陛下躬行精禱庶獲嘉應今舉朝之人皆以不言爲利無一人爲

陛下切直而言者臣非不知直言爲患然選任之恩不欲碌碌雷同衆人故昧死論列不顧鼎鑊之罪惟望少采狂愚天下幸甚

琦又論衆星流散月入南斗疏曰臣竊聞近日司天監上言占見衆星流散又奏月入南斗中臣職在諫列得於風聞不敢隱情惜已容默於位實願輸盡愚瞽有補萬分之一焉臣聞人事失于下則天變發于上惟明聖之君覩之感悟責躬修德所以除患而福至是猶影響

相應之速也而朝廷自去年秋熒惑失度及太平興國寺災乃命疏理繫囚自大慶殿至諸寺觀並集僧道以為禳謝之法繼之以地震北郡遣使興建道場近者又聞太陰失行復詔三京減降罪人於金明池等處亦設齋醮臣屢上封奏極言無益所期庸妄之說少聞聖聰而前月中杭州又奏有大風雨悉壞官司廬舍復有獻謀于陛下者乃降敕本郡崇佛事以禳之外方有識之士必有非笑者焉陛下若以災異數見非政教之失但

可竭財以奉僧道寛禁以貸罪惡是謂天戒可荅靈心必回則今日之謫見又何從而致哉今天之譴告孜孜不已者得非陛下未達警悟之意耶夫赦者前賢以為偏枯之物非明世之所行也茍行之則小人之幸而君子不幸矣又金銀錢帛出自蒼生膏血取之以供國之用尚宜撙節又况枉費以資游惰之僧道乎以陛下之聰明睿智諒久知其不可今若再舉禳災之術復踵前轍適足誤陛下也臣不敢妄究星緯但取前史所載開

陳其端夫月爲太陰之精刑罰之義列之朝廷諸侯大
臣之象也故大臣用事兵刑失理則月行乍南乍北又
南斗者丞相太宰之位主薦賢進士選授爵祿若小流
星百數四面行衆庶流移之象也今天之所戒者恐宰
輔之任未副聖心薦賢授祿或失其宜故太陰罰斗以
儆之夫代天當軸之臣未副聖心則政教浸廢矣政教
浸廢則陰陽失和而水旱移時水旱移時則衆庶流移
之患亦從而至矣漢史曰宰相上佐天子燮理陰陽戴

記曰邇臣守和言近臣調和君事者也今臨政府議事未甚和協互執所見或有違戾即如近斷一大刑名此特有司之事又復別有議定於理明白而猶固執紛競上煩聖斷豈大臣之體哉廟堂之上論道之際必有甚於此者固非下臣所知矣如此而望陰陽調君事和政不失于下變不形于上其可得乎方今之宜莫若注意賢宰協輔朝政使其同心一意推用所長然後賞罰二柄更思其中謂名器不可輕授也則賞不加於無功謂

紀綱不可寖弛也則刑必行於有罪知財貨之有限也則量用度而裁減之知軍旅之久惰也則明號令而約束之一令之出必信於人一言可嘉必用其計盡平佚倖之路精辨愛憎之言推此以斷天下之務則陛下高居穆清垂拱而治太平之基既隆且固矣雖有象緯之變流行之災自當易而爲嘉祥散而爲和氣矣臣芻蕘賤言不曉禁忌思有報君父甄擢之遇非敢訐上而取直也唯陛下孰察之

琦又論石龜疏曰臣聞通利軍奏衛縣民得石龜一其上鐫刻讖文略云道士趙永昌於顯慶元年鎸記後至三百六十五年出現時有聖君治世皇后劉氏今有聖子紹位觀其文字鄙俗固不能上惑天聽臣竊計唐高宗顯慶元年至國朝天禧四年方及三百六十五年蓋是當年造偽人妄求恩倖有此刊刻後恐事迹彰敗是故隱而不言至今又經一十八年方爲縣民所獲即於讖文自已乖謬陛下至明至聖固已洞鑒其妄即緣郝

降下本處軍資庫收附乃是未詳真偽猶示秘藏臣恐
中外聞知有以來欺詐之漸欲乞特降聖旨下本軍令
知軍當面毀弃訖奏所貴偽端不起群聽無疑臣以其
事雖小而於體大故敢上言
琦荅詔論地震春雷之異疏曰臣伏聞陛下以災變頻
數已降詔敕敕未讜言此乃陛下警悟天戒憂勞聖心
普率之間不勝至幸臣備位諫列近因災變之發累上
密封既愚且忠無取畏避事頗明白未見裁納臣慮愿

詔而言者雖不即加之罪而言者亦不用其說則是與詔意相戾而於朝政何益哉臣欲望陛下應有臣寮應詔上言一一親垂聖覽事如可行即望早加聖斷或所見非長及辭涉詆訐亦望寛而不問庶成陛下引咎恤政之德以期上穹順道為福之應臣前數有所陳伏惟陛下以一臣之言所見褊淺未能符合聖意臣愚不勝忠憤再貢狂直更不敢廣有引援煩瀆上聽但直述當今未使陛下可行者凡十事具别狀實封進納又詔書

以謂政教未臻於理刑獄靡協于中在位有壅蔽之人效官有貪墨之吏俾諫官御史搢紳百寮密疏以言臣竊以四海至廣非一人耳目所能徧接若只許在朝臣寮論奏實恐言路未廣臣欲乞頒示天下亦許所在官吏依詔言事附遞聞奏

琦又上別狀曰臣伏聞降御札求讜言輙有狂鄙之見不敢文飾上瀆聖覽謹直述其事條列如右

一政府大臣乞選用忠正有才識之人則紀綱自正

陛下仰成而無憂如有不堪其任者望早加聖斷皆從免罷使時政日新天下咸悅

一賞罰二柄本君上執之以馭天下若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罰是猶寒暑相違而望歲功之可成也臣欲乞凡行賞罰務協中道或陛下聽斷之際知其可賞則賞之知其可罪則罪之使畏愛出於宸衷無令國之二柄專爲臣下所持而任其威福

一近日戚里之家多因入内之際或無功而望遷轉

或無能而求錫賚唯圖僥倖殊無厭足況莊獻太
后朝尚曾懲戒豈陛下睿明當宁而不抑其奔競
欲望特降詔諭嚴行止絶如有違犯重加貶責

一令之國用不足者敝在於浮費不節所入者有限
而所出者無涯遂令內外帑廪皆未充贍臣欲望
凡百用度務令儉約及乞差公正才識近臣與三
司詳定減省冗費

一自茶法改更以來連年將銀絹配率河北人户坐

此因竭明出却內庫物帛增虧却舊額課利欲望
選差公正近臣參定酌中之法以濟經用
一朝廷備禦之急唯在西北二邊其如牧守將帥多
非其材而士卒訓練未至修整亦望容諭兩府大
臣常切體量二邊牧守將帥不堪其任者易之更
用才畧武幹之人以壯國威御兵之法務從嚴整
無令益其驕惰
一竊以陛下萬機之暇當有宴飲之樂所以寛憂勞

而惟游豫也然頻數則有妨政事無益聖躬亦望
節之有度則天下幸甚

一宮掖之間女御之衆豈無繫冗徒在幽閉望選其
無用之人放令出外以消陰盛之變

一臣僚中有以言獲罪貶責者若心本獻忠非挾邪
近詐之人欲望復其職任使言路彌廣人思盡誠

一消變之法惟修德以禳之則天道感應自古皆然
若齋醮道場實不可恃以求福亦望特賜開悟更

思節減

太常丞同修起居注判三司鹽鐵勾院直史館葉清臣以京師地震上疏曰天以陽動君之道也地以陰靜臣之道也天動地靜主尊臣卑易此則亂地爲之震乃十二月二日丙夜京師地震移刻而止定襄同日震至五日不止壞廬寺殺人畜凡十之六大河之東彌千五百里而及都下誠大異也屬者熒惑犯南斗治曆者相顧而駭陛下憂勤庶政方夏泰寧而一歲之中災變仍見

必有下失民望上戾天意者故垂戒以啓迪清衷而陛下泰然不以爲異徒使内侍走四方治佛事修道科非所謂消復之實也頃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齰舌不敢議朝政者行將二年願陛下深自咎責許延忠直敢言之士庶幾明威降鑒而善應來集也

康定元年清臣爲右正言知制誥上奏曰臣聞王者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君政有治亂天應有災祥蓋天人相與之際繫君德之感通奉天子民義實一

體昌治之世未必無災欲治之主能以德應則變災爲福衰亂之世未必無祥庸暗之主德不能堪則反祥爲妖故治亂災祥不可常在德之厚薄耳仲尼脩春秋記災異之大者日食地震爲先班固述漢史記日食之對則變見三朝爲尤異者今月正元日日有食之不幸昌治之辰遂有尤異之變豈合朔之會適當然耶意上天譴告有所屬耶伏惟陛下纘隆慶基謹守先訓兢兢業業十八年于兹四方底寧萬物咸遂百工脩輔衆績咸

熙信治世矣然而天變如是之大必有申警以啓聖神

臣嘗學舊史歴考前志日陽德也君道也月隂德也臣

道也薄食必於朔望日月之交會也會而不食陽勝隂

也其在詩曰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是則陽德君道或有所虧則日為之食又曰敬天之怒

毋敢戲豫敬天之渝毋敢馳驅是則天變於上君變於

下恬不為變其禍滋甚臣謂推筭之初逆知當食陛下

宜出次徹膳伐鼓用幣百官守司為營救之禮庶幾天

悔其咎陰不爲眚今謫已見救不可追則當亟下責躬之詔開敢諫之路使講求陰所以勝陽所以虧之理後增其所虧損其所勝猶冀萬一可厭天戒其在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凡言無咎者言本有咎以能補過故得無咎然習常苟諛之人必曰此常數也不足以爲盛德之累苟内朝左右之臣以此安聖慮外廷進對之臣以此紓官責臣恐非敬天之怒而失補過之義前歲河東地震頻年大白晝見考占辨應稍稍著驗今

爲此變豈妄發耶伏惟陛下深思災異之大博咨政教之闕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待以無諱使之極言〻或切至采而行之此之謂能以德勝妖變災爲福者臣幸以譾薄覩逢盛旦職在詞掖官居諫省闕嘗有得敢不罄竭明者之擇庶可錄焉天下幸甚

景祐四年侍御史知雜事龐籍上奏曰臣聞應天以實不以文動人以行不以言所以天意順感而人心悅隨也伏惟陛下躬仁聖之至德紹積累之慶基寺嘉式應

文武並用邊隅不聳年穀屢登然而秋冬以來雷雪不時流星為異今又地震并忻之郡傷殞人命甚可駭也推本天戒必有厥由以陛下恭儉寅畏動遵軌範宜不當招致災眚臣竊思之恐在時政有所差失人情有所壅蔽也將欲應乎天而動乎人必當求其實而篤其行誠在陛下與執政之臣力行之也力行之之道莫若先正其綱紀恭以祖宗垂業典刑具在守而勿失可臻至治將外制四海當首自京師故三聖以來因事立制凡百

司務皆著條敕所以禁踰越塞僥倖也向來或因一時為例而破之或因臣下營私而廢之法既動揺政或隳紊而欲訓齊諸司規表天下難矣故要在執政大臣持守之也持守之者要在以身律人先國後家以求賢之意為急以子孫之計為末至公既立誰敢為私然後可以守畫一之法使無踰越塞私謁之路使無僥倖施恩必平不以勢地為異罰罪必當不以恵姦為寛國之紀綱此實至要在力行之而已至於前代因天地之異莫

不廢求厥理而消復之下罪已之詔開直言之路人情暢於下則天理順於上此誠今之切務未聞朝廷行之恐但用釋道齋醮之文無所益也臣迹孤地寒材駑識闇上賴陛下天地父母之恩獲立忠義之地敢冒天威輒陳愚悃者亦犬馬之思報也惟陛下矜憐而察之

寶元元年守尚書刑部員外郎直史館同知太常禮院宋祁上疏曰臣聞王者父事天母事地察政合而祥至道失而咎臻自然之應也然至亂之世不能絶祥甚

治之代不能無咎僻君以祥自泰故益侈而趣亡賢主以咎脩德故愈畏而蒙祉則祥無必慶咎無固凶視銷伏之如何耳臣伏見頃歲以來災眚數見依類託寓異占同符天本視法而尊乃有躔離流星之變地當安固而静乃有都國震動之占陛下奉承郊丘歲豐月潔當蒙介福翔致大異何哉得非事有召奸法有階隙天於宋室諄諄存顧先幾豫慮以啓聖心欲陛下据易圖難緣微警著奮揚剛德固執主威厭銷未萌以光丕業也

臣伏讀前史五行志以驗于今累威重譴不可不察若乃群星流散則民人蕩析之象也月行黃道地震州邑則邊戎窺間臣下擅恣后妃将盛年穀且飢之兆也去年火焚興國寺浮屠延燔藝祖神殿已而盜壞宗廟釦器者再則神不昭格之意也自昔災異之發遠者十數年近者三四年隨方輙應類無虛已陛下何不暫𣪍清慮推求其端方今典刑設張上下褆穆而臣便論危事必難取信然陛下試一念之假有蕩析以何策固安假

有飢空以何理振救脫致窺閒可任之將謂誰儻令擅
恣可防之奸有幾災異不驗國之福也尚使遂驗則陛
下禦之之慮得不素具於㲉中哉然請先言其要臣聞
君以操柄為重臣以奉命為恭柄授之則重者反輕命
竊之則恭者更僭伏惟陛下念爵賞之典刑罰之權雖
覽群言一決宸慮無委戚假借以開貴近牽制之私書
稱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夫威福者天子之所以固大寶
制兆人之術臣有作福作威則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古

之王者亦何能使刑悉當罪賞皆值功然要之事出于主則納忠者有歸政出於臣則樹私者必搆傳曰倒持太阿言柄之不可失也又曰吐珠必含言失之不可收也若夫後宫戚里祈恩丐賞者日月不乏陛下且當斷而不聽以示至公内省黄門給事左右亦宜數加訓戒使思不出位此皆助陽抑陰之術也臣聞伯禹三王之長逢辜引慝宣王成周之良思患側身故能感徹神祇収還威怒回沴氣爲太和化已衰爲中興陛下覽照今

古至詳至熟今變眚日著中外恭聞而罪己之問不形於詔書思患之謀不留於詢逮委遠天戒虛而未答踰時越月群下默然問者但引緇黄晨齋夕咀脩不經之細祀塞可懼之大變人且未信天胡可欺臣誠至愚竊恐銷伏之間未為得計也伏望陛下不以災之未應遂為宴安不以歲之屢豐便忘荒饉普詔百執各貢所懷庶幾天下條貫粲然先見臣無任幹任待罪之至

秘書省著作佐郎通判睦州張方平上疏曰臣伏覩丙

午詔書以星文流變坤載震搖先春而雷衆異間作陛下惕然戒懼思所以當天意爰下明詔誕告庶官凡上躬之闕遺政刑之闕失阿枉之黨蒙罔爲姦咸使密疏以言悉心無隱紛之親覽靡及有司臣伏覩詔書悵然感慨遠惟祖宗造基立法之勤先帝持盈垂裕之意勅天之命撫此下人無驕惟休亦無縱惟恤陛下天資神智英叡聰明紹隆基圖恭承帝事治民祗畏罔自暇逸謂若僕臣皆正股肱惟良協心弼違將順其美陛下可

以高揖成康之上徐步唐虞之域惜乎人主有仁明之德人臣乏輔翼之材因循敝欺偷取一切治而無法弊不講救診氣成象變咎洊臻遑遑焉獨貽憂於陛下也臣愚孤遠學識疎陋猥蒙詔旨詢于芻蕘謹稽探天人之情參合古今之論上原厥罰之本下陳致治之方儻日月之明照此心之忠義斧鑕之下免報讎於權强是由陛下至明豈獨微臣受賜惟陛下留神察臣狂言臣伏思詔書曰星文流變者臣鄙儒不通天官之學謹按

前志說春秋星隕如雨爲王者失勢臣下專恣之應況紫垣太微上帝之座天子之庭列星布位近臣之象流移失次乃邇臣不恭其職相朋附下懷貳苟容不忠王室之咎也坤載震揺者臣竊考載籍歷世以還地震之異未有若今茲之甚者謹按前志陽伏而不能出陰廹而不能升於是有地震茲謂不陰夫坤爲陰體臣道也妻道也四裔之道也陽薄於陰而不能勝相乘而震且定襄之地直王城西北正在乾位君德所在天之警告

夫豈虚發方春雷震者臣謹按前志雷當以二月出其
卦曰豫言萬物因雷出地皆悦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
歸妹言雷復入地則孕育根荄保藏蟄蟲雷本陽氣有
人君之象故先時而聲猶陽不閉藏發泄無度也又正
月以來日蒙少光輙或數日不解臣謹按前志蒙如塵
其蒙先大温已蒙日不見行善不請於上兹謂作福蒙
微而風解復蒙下專刑兹謂分威蒙濁奪日光公不任
職兹謂不出蒙一温一寒風揚塵知佞厚之兹謂蔽此

蒙大略也臣聞上天無言示人以象人君省躬應天以實是故考政者必求於天瑞弭災者必推於人事天人之際其應甚明臣謹按春秋之義舉往以明來觀著而思微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無所疑矣故夫星流而隕地震而裂先春而雷日蒙不解其咎皆由乎陽德舒緩隂道專縱下爲阿比以蔽聰明者也臣愚不達道敢因四變推明七事臣聞之書曰無敢伏小人之攸箴葢言明王求理不遺下言也臣議雖鄙竊以爲今世

之切務治道之至要雖尚此矣陛下幸加惠不以臣之疎遠而廢其言天下幸甚何謂七事其一曰密機事二曰用威斷三曰廣言路四曰重圖任五曰正有司六曰信命令七曰示戒懼何謂密機事臣聞之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故春秋之義譏君之漏言是以人臣造辟而對詭辭而出人君明以察之斷以行之慎之至也韓子云事以密成語以泄敗臣比見群下之言事者深言切論陛下或播之於左右

囊章密疏陛下多付之於有司凡國之庶政得失之跡莫不繫乎二府者故諸臣下之言其有指擿時病及諸治亂者則用事之臣必所不恱而陛下更暴其言而露其章緣是而蒙譴者有之矣此蓋陛下體貌大臣篤其誠於勿貳踈外群下忽其言之末然大臣固不可以忌疑下言固未可以輕信然亦在深思其意旨徐察其情僞參諸理道辨其臧否言苟可行自當聽納言之未善置而勿揚使下竭其忠効所見則姦謀僻行不萌于下

嘉猷正論日聞于上致理之要何以先此今清問之對
封奏之事開言爲怨府澠翰爲禍胎沮忠義之言成忌
克之俗人悼後害孰敢獻納下情壅隔國之大禍也臣
深願陛下先務此道以爲立政之本凡臣下入告之議
宜斷在聖心清問之言姑慎於外泄僉夫易失臣之誠
防春秋漏言之譏則天下有心之人皆爲陛下用也其
二曰用威斷何謂也臣聞書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
威臣無有作福作威臣之有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

而國故春秋之義譏鄭忽之弱以其畀於權臣也君人之柄惟賞與罰信賞必罰惟斷而已故乾體以剛天行以健故能中正無邪運用不息人君之德配乾而法天者蓋取乎剛且健也以陛下之英明溫敏而濟之以斷天下不足治也往年莊獻晏駕陛下親政革弊去蠹拔材賞忠斷自淵衷不撓于下典刑立正皇極一新天下翕然皆謂陛下天機如藝祖神略如太宗萬世一時無窮之福也今者道路之言皆謂陛下寬厚敦恕欽柔廣

容事存大體動循往例臣竊惑之此蓋怙權之臣摟取
邦柄故説陛下以爲人主之孝莫大於奉先志守成規
夫祖宗之所以建基圖垂謨訓炳如日星信如四時雖
百世其可易諸至于操紀律明賞刑用正人去邪慝治
不忘亂安不忘危以和其民人而保其宗廟此孝之大
也且政由俗革彼此一時事體權宜各有云設或迹存
而理異或法久而姦生必踐而行以爲無改於祖宗之
道尚安足以爲孝乎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故復

而不厭久而不弊之謂道遵常守故非聖人之事因時損益乃建治之理昔先王之作爲爵祿賞罰臨事而制宜是以爲天下之主見勞授賞則衆譽不能進無功見罪行誅則衆讒不能退無罪若政無大小人無大小悉從用拾一取諸例是爵祿賞罰不在人主而在簿書也予奪之柄於陛下何有一吏持簿書按例而足矣此蓋用事之臣自謀之慮不才而例進者收恩在巳才而例退者歸怨于君人主欲賞拔忠良擢用才俊而用事之

臣不悦者輙曰於例不可用事之臣猥引親舊妄援謬
庸而人主欲詰其故輙曰於例宜然以致今兹臺閣混
淆賢愚糅雜典刑都弛名器益輕于後執時柄者使於
引例之説終無發明之言臣嘗讀漢書至晁錯之事惟
錯謀䇿宏遠達於權義有致主經世之志戮於姦讒之
口而史氏不能褒其忠更譏以變古易常之説臣竊憤
厲痛忠臣之難爲也臣又讀晉書至何曾之事誡其子
曰吾每進見未嘗聞經國遠圖但道平生常語此非貽

諫之道及身而已且曾爲上公圖之不建誰任其咎而史氏不能貶其罪更美以知幾先識之善臣竊惋悼痛諫臣之誤國也嗟乎忠諫之無報淑慝之不顯其已久矣又可獨長嘆於兹乎臣愚伏願陛下奮乾威發天斷裁正無不忍之愛采拔罔蹤賤之隅大稽諸古小度于今使天下之耳目常新萬務之本原必正無曰引例合義而已帝王之制不亦光大乎其三曰廣言路何謂也臣聞書美堯之德曰詢于衆春秋之義大君命譏大夫

之專者今天下之士不思結知於人主思見知於貴臣
願歸恩於强臣不願受恩於人主何歟得强貴之心者
身不涉危而長保富貴蒙陛下之遇者立未及安而已
罹禍咎今夫大臣有所薦論陛下重違其意或勉從之
陛下之有眷遇者而大臣獨不能以陛下之故姑收其
用必排而去之何陛下之待貴臣厚而貴臣之待陛下
薄也而又多逐善人指爲鉤黨使陛下腹心無所寄耳
目無所託姦無所發惡無所彰九重之深漸成孤立陛

下天縱將聖知幾其神此理甚明豈其不悟昔漢魏相白去尚書副封以防壅蔽而宣帝得以知禍變之微爲漢明主唐太宗躬勤政理明於聽受著司馬式云其無門籍人有論奏者皆令監門司馬引對不許關礙又制大臣入論事輙令諫官隨入或對問之言有虧理道即從而諍之此唐文皇致太平之跡也至代宗時元載爲相邪慝不法懼爲人言因議凡群臣奏事皆先聞諸司長官關白宰相而後得上聞時顔真卿奏疏曰往日李

林甫欺君擅權姦驕用事群下掊言者奏皆因事陷中傷之猶不敢顯爲條約以絕言路以爲元載之惡過於林甫也惟在陛下開延讜直虛心接納無限卑遠苟造膝而有益雖犯顏而必恕以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務其惟廣言路乎其四曰重圖任何謂也臣聞書曰鄰哉臣哉此帝堯所歎以爲與己密近之臣必有德也又曰欽四鄰此帝舜所歎以爲在己左右前後之臣必正人也故春秋之義以爲天子之宰通乎天下重之至也

夫國之所謂大臣者莫尊乎宰相君為元首宰相乃其股肱動靜休戚義猶一體宰相之職朝夕王所論道官材圖議天下之政者也安有居宰相之位而足不至王庭面不見旒扆言不關君聽者乎大臣疾病君為之變色上醫治療內使臨問數賜告加恩意禮厚矣若其假息臥家遂罷其朝謁曠時彌歲則未之有也伏以台司為具瞻之地廟堂非養疾之所朝廷之儀不可慢社稷之重不可輕況今災變洊作人心恟懼安危所繫實在

柄臣伏願陛下爲宗社之大計畧恩禮之小節高選德
望者慎厥相應謹告於上穹示大公於天下且自契興
之作陛下夙夜勞謙思誕降德音舉諸闕政致誠罪已而
元臣當國莫肯任咎苟安寵祿以妨賢路禮義廉恥何
以訓下自餘三事任政之臣志行忠邪材智深淺必料
陛下知臣之明悉存乎聖慮矣其五曰正有司何謂也
臣聞夫子曰必也正名乎春秋之義君不尸小事臣不
專大名故尊者主要卑者任勞所以正位分明堂陛也

人君逸於任使垂拱而治三公論政九卿分職群有司各守其事故端本而影直振領而襟整衆務百職各安其司今夫津官亭吏一命之微米鹽貨利毫秒之細莫不關決衡石煩黷天吏三公不脩其職而猥侵群有司之事群有司苟謀朝謀莫安所守上下姑息習以爲常偷慢懷安風俗益弊臣愚以爲方今國體所繫政府而下分職之重臺省備矣而爲冠之匪躬之士蒲規鮮替否之言當衡鑑者循資格而無賢愚之別絶勸賞澄清

之義運計籌者張空簿而責錐刀之末無斂散輕重之權政失其本事忘其舊其所召弊由來漸矣臣愚伏願陛下少運神智詳思世務諸如此弊宜有與改撮其機要謹其關楗莫若擇任三吏切摩治本使夫揔百揆者則謀用庶官之長列庶長者則各選衆職之任付之柄而責其効盡其才而要其成官守典司無相侵紊有廢厥職必正于罰如此則陛下優游太紫之上執賞罰之柄而群下莫敢不奔走其職庶務肅然而理矣其六曰

信命令何謂也臣聞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夫命令者以簡爲重以信爲本簡則易從信則必行易從則不犯必行則可久此之謂爲國之要爲政之經臣比見朝廷出令或尋即衝改或俄復停廢吏易之而奉行不固民忽之而苟慢多違揆大體而論之此害政之深者夫滋彰召乎巧詆文煩所以法輕令條令重累盈乎几閣自明習者不能徧覩況郡縣承用者乎陷愚惷於亡辜羅元元之不逮其咎由乎格令之煩多而不信故姦吏

因縁而爲市也臣請今後凡諸臣有請改釐條制審覆勘會益加詳慎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自然民無起詐之端吏息侮文之巧祥刑善制咸中有慶矣其七曰示戒懼何謂也臣聞書曰惟天降災祥在德而吉凶不僭在人是故或無災以傾其邦或有災以興其國無災者驕怠所以起有災者戒懼所由生故堯湯遭水旱之期中髙有桑雉之異一則以有備而無患一則以脩德而弭妖今

兹之變亦在陛下惟德之脩而已承弼之臣戒其權重者侍從之臣戒其阿諛者帷幄密近之任戒其用事之勢掖庭嬪御之嬖戒其燕溺之惑服羞戒其過制優戲戒其蕩心齋用無小侈費無微念四方惟正之供惆小人作業之勞至于邊防之守兵食之備器乘之用將帥之材臣謂宜皆存乎聖慮矣故臣曰惟備之戒此其槩矣夫脩省之方惕厲之意雖陛下兢兢夙夜不忘于懷然天下之人莫之知也按春秋左氏傳晉梁山崩晉侯

召伯宗而問焉對曰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今震谪之異衆變重累何啻乎山川之災臣愚以謂陛下宜於常禮有所降損齋居澄慮深思天意揆陰陽之道察政教之闕其在陛下者臣願陛下勿恡其失必易其度其在臣下者臣願陛下内斷於心明正其罰俾彝倫攸叙以邀天之福則七世之廟傳裕於無窮烝民之生率同於慶賴矣臣位卑而言高有陵越之尤迹疏而意忠有激訐之咎但使臣

言一經聖覽徹悟主心幸以消塵於國家而有補則雖
非鑊揄軀命而不辭干冒天威臣無任激切待罪之至
方平請因郊廟致誠以謝災異疏曰伏以禮行于郊乃
陛下所以恭事天地嚴配祖宗而對越百神者也故非
多儀備物之爲貴在乎外致精虔内盡誠志而已自景
祐五年郊禮之後災異數作三辰失次于上五行作沴
于下水旱流災于内盜賊侵寇于外臣伏思陛下自攬
實圖其難其愼恭儉之德率已無懈愷悌之化視民如

傷宜乎三靈降休萬國戴仰而天人之際未爲順叙者
蓋由左右中外百司庶職不能協心將救輸誠徇公上
承聖猷以臻至治臣聞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禮曰陽
感天不旋日陽者君也言人君若發心致誠上感於天
其爲響荅速不逾日臣願陛下惟災異之來其必有以
因時郊祀齋居穆清上思祖宗付授基業之重下思生
民託命賴慶之意遠思前代邦家興亡之故近思朝廷
紀綱得失之體内思宫禁帷幄左右之蔽外思西北邊

蹤佚軼之患揔此六思深存遠念盡則思之於七筯夜則思之於几席至于入廟與祖宗相見登壇與神祇相接因蠲潔之薦致精虔之誠引咎在躬祈天永命以示陛下知上天告戒丁寧之意庶乎上天知陛下寅畏修省之心則感應之來必不旋日勃興之福不獨在乎禹湯竊惟宸衷明發彼慮愚陋所見豈能忖度緣臣職在規諫志存裨益近慮所及期必上達而已

慶歷六年方平為翰林學士權御史中丞又上奏曰臣

伏見諸路地震自荆湖川峽山東河北陜西至于嶺表相繼未止比者忻州地震之後兵難及今適當此際登萊山崖摧圮災異所示恐不徒然歷考前志之言蓋地主陰陰者臣道也民也四裔也推之今日凡任内外之重即無權强之臣則今事之可憂者外備蠻夷而内撫民爾西北二邊朝廷以爲大患故於守禦素爲用心至如湖湘之間蠻猺作梗一方塗炭七年未解近日衝突稍及嶺外如或不即平殄事亦不可輕忽而又南海交

阯氣燄漸張路接邕容頗連溪峒南方之事理須經畧
昔唐室之盛屢有中原之難蕃戎再入京城而王室尋
復寧定至懿宗時安南都護李琢失於撫御蠻寇侵擾
遂致用兵度支困於饋食方鎮疲於更戍因而有徐州
龎勛倒戈之變天下緣此以至危亂則知事常起於細
微禍常成於所忽也至如京東西兩路中國根幹畿甸
屏蔽緩急所資常須安靜以鎮天下然每患寇賊淵藪
其中所幸歲得豐穰必不大至連結若因之以邊警加

之以飢饉法不勝於姦宄亂必始於鄉閭何以言之自慶歷初遣朝臣分往京東西路等招刺强壯弓手宣毅軍俄又聽其傭人自代于時臣知諫院固争此事朝議已行不爲停罷今民力所以大困國用所以一空葢由此一舉之失也其諸州宣毅悉聚游惰不逞之民非有材力技勇之所程選也後緣光化軍賊竊發朝廷條約失體姑息過當如養驕子轉生怨懟臣比在畨刑諸州奏到宣毅兵士文案無月不有大則謀官吏刼倉庫小

則諆欲刼民户入山林多至三五十人少亦一二十數以告賞之科重故有諆輙被告發閒雖教閱乃同兒戲無益軍器坐竭官私不征不役居惟念亂脫乘釁間必有應響之勢此其亂階一也初定强壯已屢經教閱槍刀弓弩各常學習及後招刺之時既聽傭人充代而其强壯本身並無身力例各不劭農業遂樂惰游攙擾里閭侵淩細弱趨抗治以逐末販鹽茶而冒禁儻緣凶歉搆扇流民結爲盜賊必先此類唐之黄巢由此起者此

其亂階二也又京東西之民多信妖術凡小村落輙立
神祠崇祟之祇感於禍福往往奔湊相從聚散遞相蔽
匿官不得知惟知畏神不復憚法寖使滋蔓恐益成俗
漢中平元年黄巾賊天下同日起凡三十六萬衆各有
部帥由積妖而成也晉盧循輩乃歷代常有此事此其
亂階三也所謂地震之異儻在民與蠻夷此其最可慮
者澶州劉夔清素士也恐非應務之才邕桂長吏尤宜
推擇才畧宣毅冗兵漸謀消汰之術民之先在强壯籍

者其干法冒禁謂須別立峻防頻聞民間猶多當時所
教兵仗亦合嚴降約束收納入官村落神堂令所在毀
折密加察捕民之習妖者此亦思患豫防之大畧伏冀
採納施行
劉敞上奏曰臣竊聞朝議以元旦合朔欲自二十一日
避正殿臣以謂天明雖有可畏之道然亦當稽古率禮
然後爲允按三代之典日食無預避之事左氏傳稱避
移時曾子問諸侯入門不得行禮者日食居其一此皆

覲有變而戒非豫備也先王制禮過之者猶不及其制法先時者與不及時者均貴得中而已漢唐素服寢兵却朝會不視事及求直言大率皆在合朔之辰未有先時旬日者也兆憂太過春秋所譏今北使入朝遠方觀禮舉措失中或輕為所覘伏乞詳求舊典折衷於禮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九十九